

第九章

和煦的春风吹绿了秦岭山脉。柳沟河在簇簇山花的装点下，犹如一位妖艳迷人的美女。山沟野壑翠绿如茵。解冻后的柳沟河清澈见底，流水发出清脆悦耳的丁冬声。吃了一冬天枯草的牛羊，在河边贪婪地啃食着草木的嫩芽。当夕阳西下村庄里的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，这些牲灵们便腆着圆鼓鼓的肚子，肆无忌惮地把粪蛋子撒落在村口路边，散发出阵阵奇异的气味。对柳沟河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预示着富足的生活气息，是大自然赏赐给他们的特殊礼遇，是辛勤劳作得到的回报，只有付出汗水的人才能体味到这种气味的亲切。

喷簿而出的太阳把一抹金黄色的霞光涂抹在柳沟河畔，挂在绿草尖上的露珠，在这短暂的生命瞬间里尽情地展示着它的晶莹剔透。吃罢早饭，赵天佑踏着绕身而去的晨雾，漫步在坎坷不平的田间小道上。这段时间他非常惬意，开发区的成立，使他得以在县乡政要面前露脸，生意也无意中得到推介，收购范围迅速扩大。短短一个月时间，他已往广州发了两个集装箱，少说也有两万多元的赚头。昨天他抽空去了一趟侯家坪收购点，交售药材的人排起了长队。梅梅头发零乱，满脸汗渍，忙得顾不上看他一眼。交售药材的人大多是生面孔，从风尘仆仆的样

子上看，大多数是来自远处的山区。

赵天佑来到一块药材地边蹲下来，用手抚弄着刚冒出地面的药材嫩苗，心里琢磨起来：金钱到底是他娘什么东西？人们为什么着魔似的崇拜它。农业社时天天晚上政治学习，就是调动不起积极性。人们说起来一套接一套，干起活来却像抽了筋的蛇一样腰来腿不来。如今只要能挣钱，恨不得长上四条腿八只手！前几天他听说有人种植药材了，今天想来看看，果真种了。他沿途仔细察看，发现种植面积还不小。心里隐约产生了一种担忧：万一市场有变化卖不出去咋办？这不就是人常说的“烟囱里招手——把人往黑窟窿里引”吗！想到这里，他心情沉重了起来，蹲在埂坎上抽起了烟。

远处传来一阵乌鸦的叫声，打断了赵天佑的沉思。他慢慢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。回过头又一想：把个柳沟河放在地球上还没针屁眼大，所有的地全种上又能有多少？只要天明哥那头不出大问题，就不会有麻烦。再说，^尿又不是我赵天佑号召种的，有啥麻烦也挨不上我负责任。“管它！”想到这里，他背着手轻轻松松回家去了。

刚刚吃罢中午饭，村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。这声音只有赵天佑能听懂。这几年坐小汽车来柳沟河的没有一个不是找他的。他急忙走出院子，抬头一看，李义龙刘长征和几个陌生人，在王专干的带领下已来到家门口。他急忙向前和大家打招呼，一一拱手地把大家让进屋里。

李义龙今天格外高兴，还没坐稳就对赵天佑说：“天佑啊，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两位可是光明天使！市上领导很关心开发区，听说你们柳沟河还没通电，拨专款让电力局尽快解决。电力局的南科长和工程队的高队长具体负责，过几天就要动工。今天先来见个面接上头，许多工作还要村上配合，到时候要抽调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跑腿打下手。工人老大哥的生活也一定要安排好，挑选几个干净卫生的妇女来做饭。”说到这里，

他看了看南科长和高队长，调侃道，“免得城里来的工人老大哥说咱‘山清水秀人不秀，鸟语花香饭不香。’”

赵天佑乍一听这消息，激动得晕头转向，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：“……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政府……感谢李书记……感谢南科长……感谢高队长……”显然因为过分激动，他说这番话时表情很不自然，语调机械呆板，引得屋里的人一阵哄笑。

李义龙说：“不要那么多嘴上的感谢了，关键要看工作上的配合。”

赵天佑回过头看着李义龙，乐不自禁地说：“请李书记放心！保证不给你丢脸，保证让工人老大哥满意！”

李义龙说：“我看就不要这么多保证啦！你办事，我放心。天佑啊，这事还得感谢你，没有你把柳沟河的中药材弄到山外变成宝贝，能有咱的开发区吗？没有开发区，哪能这么快就通上电！”

赵天佑急忙打开一包烟，边散边说：“今天不要急着走！吃手抓羊肉……”

刘长征说：“你就知道吃！难道就没点其他话要说！”

赵天佑低下头憨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山里人笨嘴笨舌，好听的话不会说，好吃的还是舍得”。

李义龙看着南科长和高队长，笑道：“看我们乡里人多实在，见面没有客套话，先说‘吃’，好像只有吃才能表达心意！”

刘长征笑着补充道：“这都是饿怕了产生的‘饥饿文化’，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会来事，见面抓住手死活不放，查家谱似的把你的家人关怀一遍，检查工作似的把单位的事情关心一遍，然后就是一杯清茶，把一块钱一铁锨的茶叶说得有钱难买，抖抖索索捏上几根，还没泡开就往你手里硬塞，嘴里不停地念叨‘别客气别客气！’烫得人家在腿上磨爪子，他还笑话人家没见过大世面，一杯茶都端不稳当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看南科长高队长，诙谐地问道，“你们知道我们乡里人怎么说你们城

里人？他狗哥的……他们来了我们就‘手抓’，我们去了他们只知道‘抓手’！”

大家一阵哄堂大笑，南科长和高队长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。南科长揉了揉眼睛，说：“你们当官的尽认识当官的，‘贼打鬼’认识‘贼吃鸡’，我们下苦的人你们也懒得去看一眼，我们想巴结你们都巴结不上哩，别忘了，工人农民都是下苦人！”

高队长是个能说善笑的爽快人，接上话茬戏道：“听说你们乡上的干部很会琢磨当官的心事，研究了一套溜沟子的理论，说是吃啥补啥。过年给领导拜年送腊驴尿，按领导的职位分大小，贴上纸条，上面写着：×市长八两，×县长七两，×处长六两。群众也跟上把这些领导叫‘八两市长’、‘七两县长’、‘六两处长’。今年送的时候别忘了我们二位，二两的也行，让我们南科长也当几天‘二两科长’。”

屋里的人又大笑起来。李义龙和刘长征笑得嘴脸错了位，手颤颤地指着高队长就是说不出话来。南科长面对一张张变型的脸，不动神色，接着戏道：“当官的最精最贼的要数你们乡镇干部，把那些油头粉面斯斯文文的大领导骂了他们都悟不出来。听说有一回，一位乡长接待上面来检查工作的领导，摆了满满一桌菜。开吃前那位乡长站起来说：‘欢迎领导光临，今天我们这里没有好东西，净是一些山货土货，只有中间这个王八是由城里来的！’说着顺手拣起王八头放到领导碟子里，说：‘吃，王八头！’感动得那位领导一个劲地点头，说这位乡长有培养前途，是棵好苗子！”

大家一阵爆笑差点把屋顶冲塌。

李义龙拉上赵天佑来到另一间房子，闭上门说：“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，行不行全由你，你认为不行，全当我没说，我可是没把你当外人！”

赵天佑第一次见李义龙用如此谦和的口气和他说话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只要我能办到，啥事都行！”

李义龙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回为你们村通电，乡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可以说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，难题总算是解决了！但有个具体困难要和你商量商量。电力局只负责把电通到村口，进户的费用要群众自己掏……我知道你们村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，但还有一部分群众仍很困难，我想……有能力的群众自己掏腰包，极少数确有困难的人……你能不能放点血资助一下，咱好不容易盼到电，总不能让困难户眼巴巴地看着用不上嘛！”

赵天佑迟疑了片刻，问：“大概需要多少钱？”

李义龙说：“不多，我测算过，每户大约一百块钱左右，你们全村不到五百户，困难户约占五分之一，也就一万多块钱吧。”

听说一万多块，赵天佑有点犹豫，但又不好窝了李义龙的面子，还是鼓了鼓勇气说：“碎碎的事情，全包在我身上！”

李义龙没想到赵天佑如此爽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这可是积德行善的事，胜过烧香念弥陀！”

两人又回到屋里，刘长征他们正编得热火朝天。李义龙便对南科长和高队长说：“赵主任今天请你们吃手抓，柳沟河的黑驹骟羊可是大补，吃了滋阴壮阳，能年轻十岁，两位可不要推辞！”

南科长诙谐地调侃道：“算了算了！你们的手抓好吃难消化，下回见了面手都不敢抓了！”

李义龙笑着说：“下回见了面，你请我吃城里的王八，今天没有城里的王八，只能吃我们乡里的‘手抓’了！”

赵天佑心领神会，立即出门找侯九明宰羊去了。

当天下午，南科长高队长在赵天佑家里吃了一顿手抓羊肉。南科长高队长诙谐幽默，李义龙刘长征热情豪放，青石板大炕上充满乡野情趣。

其实，柳沟河这回轻而易举地通电是鲁书记的功劳。开发

区庆典的那天，王市长应鲁书记之邀到文阳县他的办公室。除日常性的工作汇报外，谈论最多的是开发区大彩门上王市长的书法大作。谈到高兴处，鲁书记不失时机地说：“开发区有你王市长的支持与领导，我们一定能干好！不过……你的金字招牌已挂在开发区的大彩门上了，但柳沟河还没有通电，这要让外界知道了可是笑掉大牙的事情。文阳县的财政情况你知道，吃饭财政，发工资都很困难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！这事还得劳你大驾，通过市财政来解决！”

王市长有点为难地说：“你也知道，现在财政是一把手一枝笔，我这个副市长说了怕不起作用。”

鲁书记一脸正经地说：“谁不知道你是云水市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，我这个老朽还等着你上台后为你拉马拽蹬抬轿子哩！你要诚心出面办这事，谁敢拦你的驾？再说也不是什么大事，顶多一辆小卧车的钱嘛！”

这话说得王市长虽然为难，但却不好推辞，想了想说：“我尽力而为，要是办不成你可不要抱怨我……”

鲁书记说：“只要你愿意办就一定能办成。不是我故意给你出难题，你想想，咱一个堂堂开发区，门楼修得气魄漂亮，门里却是黑灯瞎火，不说其他，单就你那题词挂在那里我都觉得对不住你。再者，外界知道了还不说咱俩是好大喜功爱面子，沽名钓誉玩时髦嘛！”

王市长虽然对鲁书记说话的口气有点不悦，但又觉得他说的话丑理端，想了想说：“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嘛！按理说也是我的分内之事嘛！我尽力办！”说罢笑了笑又说，“鲁书记可谓老奸巨猾哟！”

鲁书记也笑了笑，附和道：“老而不死即为贼嘛！”

两人同时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
没过多久，云水市财政局拨专款十五万元，责成电力局尽快解决柳沟河的通电问题。

这顿手抓羊肉吃得舒服，酒也喝得痛快淋漓。赵天佑在似醉非醉中送走南科长高队长李义龙一行后，八大金刚就忽啦一下涌进屋子，他们已从侯九明嘴里知道了这一消息，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，围着赵天佑反复追问是不是真的？见没见红头文件？

赵天佑得意地眯起眼睛摆起架子：“咋咧？连我你们都不相信啦？不是真（蒸）的还能是煮的？咋都得了疑神疑鬼的瞎毛病！”

邱二满一直蹲在地上抽闷烟，翻了翻眼睛，心思重重地说：“掌柜的，不是我爱泼凉水，如今这好事‘水弹’多‘实弹’少，你可不能只听领导图一时高兴嘴上过瘾胡说浪编耍大辣子，这事你得好好落实落实，别到时候又是一个‘烟雾弹’。”

赵天佑热脸蹭了个冷屁股，生气地说：“都是些啥人嘛，像个干部说的话么？你们挨过几个‘水弹’、‘烟雾弹’？咋都得了怕人抠沟子的怯火病！这回是千真万确，你们没见李书记刘乡长带着电力局的南科长高队长来过吗？线路都踩好啦，过几天就动工。今晚叫你们来，就是商量商量怎么配合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赵天佑的话显然未能有效地化解心头的疑虑，屋里出现冷场。大家还是默默地蹲在地上抽烟，谁也不说话。赵天佑的热情受到无法容忍的蔑视，把烟头往地上一摔，吼道：“说话呀！嘴让驴踢了吗？”

侯九明干笑一声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掌柜的，照你这么说今天的手抓羊肉没白吃？”

赵天佑气恼地白了他一眼，懒得回答他。

柳广来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的话我们咋能不信！俗话说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你看这事……咱要不要‘加固’一下，咱再穷大事上可不能装糊涂！别让人家说咱山棒土包子摸不清世事，给咱来个一推六二五！”

赵天佑低头不语，许久以后，若有所思地问大家：“你们

说咋个加固法？”

侯九明抬起头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这还用问嘛！该送的送，该塞的塞，这回出手大方点，老送腊肉、腊驴屎，谁稀罕！”

邱二满凑到赵天佑耳根说：“掌柜的，这回不让你为难，花费嘛……每个村子平摊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塞‘黑拐’！”

赵天佑叼着烟沉思了一阵，摇了摇头，断然否决了大家的议论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咋都是木墩头，想到哪里去了嘛？瞎子都能看出来，我们星星沾了月亮的光了。你们想想，这开发区没电，不是给领导脸上抹黑嘛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还乱咋呼个啥？”

大家如梦方醒，点了点头，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“噢——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掌柜的，你真是‘诸葛亮再世’，也会揣摸世事了！话又说回来，屎难吃，钱难挣，能省就省，不该塞的瞎窟窿就不塞！”柳广来诙谐地恭维道。

侯九明一下子心情释缓了许多，便来了情绪，扳着指头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想想……点灯嘛，安上电灯再不用油了……通讯嘛，装上个喇叭再不用吼了……娱乐嘛，哎呀，没办法，还得靠屎……”

邱二满急忙插话说：“你懂个屁！到时候买个电视机，天天都有新电影看，谁还提心吊胆地去干那种费神伤身体的事？”

赵天佑仍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扳起面孔说：“都忍一下行不行！都啥时候了还没个正经！过几天电力局的工人老大哥要来施工，都把嘴管好，别尽冒凉泡，给咱柳沟河丢人现眼！大小都是一级干部嘛，要注意形象哩。现在咱们分个工，到时候都把心操上。这事可是大事，谁要丢三落四夹着喷呐丢盹——把死（事）不当事，可别怪我不讲情面！”

接下来进行了分工：柳广来带领三个小队长，挑选二十名年轻力壮头脑灵活有眼色的小伙子配合栽电杆布线；邱二满在城里卖过洋芋算是经多见广的人，带领三个小队长采购各种材

料；侯九明宰羊剥皮是一把好手，负责办好伙食。分工完毕后，赵天佑仍不放心，特别强调：配合拉线栽电杆的小伙子要挑选有眼色的，那些楞头眯眼喊上三声没反应的，油腔滑调老鸱晒粪拿嘴拨的家伙一个都不能要。

大家点头称是，赵天佑仍意犹未尽，吭吭哧哧地说：“做饭的婆娘要干净麻利，还要长得光鲜让人看了不影响胃口。”说罢磨蹭了半天又说，“还有一件大家最不愿意干的事情，我说了你们可别沟子松。公家只把电送到村口，进户的费用要群众自己掏，我想嘛，最好能一次把电送到户里，请工人老大哥一次接好，免得到时候再去求人。还有伙食费，这就要大家再受一次罪，每家每户去收。我知道这是你们最不愿干的事情。我估摸大多数人没多大困难，少数实在困难的也不要硬来，我先垫上！咱得把好事办成好事，总不能光景好的人装上了电灯让困难户在旁边干着急么。”

邱二满大咧咧地说：“掌柜的，把心放宽，咱柳沟河人再是个‘木头’，把个屁臭麻花香还能分辨清，这回收钱保证没人胡搅蛮缠，打个招呼就送上门了。”

柳广来说：“我看嘛，有几个懒汉干脆不要管！这些人是死猫扶不到树上！有一天我碰见了个懒汉蹲在太阳下吃馍馍，裤裆开了口子，露了一堆。我劝说人家去挖点药材，变卖上几个钱，买条裤子挡挡风，当心‘老二’受了凉。懒汉把头一抬，恶狠狠地说，‘你少管，我这就人就这样，白面馍馍往死里吃哩活不干！你管尿了个多。’嗨，把我气得差一点翻了白眼。”

赵天佑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别跟这些人赌气，他们也是活颇烦了，没心思再活了，这些人的我全垫上。”

侯九明说：“那你不是把钱往瞎窟窿里塞嘛！”

“塞就塞吧！”赵天佑苦笑道。

半个月以后，一群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进驻了柳沟河，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：“通电了通电了！装电灯了！”八大金

刚这才实实在在地相信这回是实弹、真弹，绝不是什么‘水弹’、‘屁弹’、‘烟雾弹’。带队的就是那位高队长。八大金刚按各自分工很快投入工作。村委会院子临时搭建的厨房冒起了黑烟。几个村民自愿牵来自家的黑驹骡羊，说是慰劳工人老大哥。

工程进展比村民想象的要快得多。人们似乎还没看够热闹，家家户户就通上了电，山沟里从此有了光明。高队长和他的施工队员被人们当作光明天使，东家请吃西家请喝好不风光。施工队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在村委会院子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，柳沟河有嘴有牙的几乎全部到场，谁也说不清吃了几头羊喝了多少酒。工人老大哥抵挡不住柳沟河人的“心意全在酒中”的热情，几乎全都喝得人仰马翻。

一天下午，通电中得到赵天佑资助的那几个懒汉，合伙找到赵天佑家里，进门后皆一脸羞涩，一个领头的把一沓脏兮兮的票子丢到茶几上，说：“赵主任，不是我们懒得不动弹，咋折腾都是鬼样子嘛！这回我们要好好活人了。这是你给我们垫的钱，还给你。”有一位羞羞答答地说：“赵主任，这两天我手头紧，过几天一定还你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把沟子卖了也要还给你。”

赵天佑反倒慌乱得说不出话来：“手头紧就先拿回去用，我这里咋说都行，实在没办法了就算尿了。”心里暗自道：这瞎窟窿还塞不成了！

刘长征和王专干打起行礼来到柳沟河。他俩此行的任务是落实开发区第一项重大举措：中药材由野生采挖推广到人工种植。第一次由村委会全体成员参加的动员大会就开得令刘长征很败兴，当他花费了两个多小时不厌其烦地讲述药材种植的可能性、科学性和将对脱贫致富产生的重大意义时，会场的人频繁出入茅房。他不得不停下来肃整纪律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们

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愿学习，就知道喝米汤上厕所。”会场勉强安静了下来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又开始对中药材如何种植，如何田间管理进行详细的讲解。

侯九明实在难以忍受，站起来打断刘长征的话，说：“刘乡长，你喝口水歇会儿，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刀子铺里卖刀子。你说的这些早成‘马后炮’了，有人早就种上咧！咱这地方不但能种，而且长得很旺，你抽空到地头去看看。这事不用提倡，挡都挡不住，不用你教，人人都会种。”

刘长征惊讶地问：“是吗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侯九明说：“骗闲传能骗到你乡长头上去嘛！不信了我带你去看。”

刘长征有点尴尬，侧过头看着王专干。王专干轻轻点头表示肯定。刘长征把脸一拉，气呼呼地冲着他说：“咋不早说，干啥吃的嘛！”

王专干一脸懊丧，还是乐呵呵地点着头说：“我官僚我官僚……”

赵天佑一直坐在凳子上抽烟，心里不免恐慌起来。暗自琢磨道：药毕竟是治病救命的东西，用起来用三个指头捏，政府这样号召，越种越多，到时候卖不出去咋弄！天明哥会不会说他是狗扯连环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人家看咱可怜给咱帮忙，咱可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拿别人的面子当本事用！

刘长征看着发呆的赵天佑，问：“赵主任，你可是开发区的顶梁柱，你对大面积推广人工种植有没有信心？”

赵天佑猛地抬起头，未加思索地说：“有有有！只要政府有信心，我就有信心。我是个啥顶梁柱嘛，最多也是个火棍炕耙子。”

刘长征站起身说：“开发区要发展，中药材这块蛋糕要做大，在座的各位责任重大。人不能没有精神，没有精神就没有信心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，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加压力来了，

全县人民都在看着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
会场上鸦雀无声。

一天下午，赵天佑来到侯家坪收购点，因是收购淡季，院内空无一人，只有梅梅一人在房子里。进门后，他一言不发，没有了往日急不可耐的样子，沉着脸转了起来。他冷漠的态度立即引起梅梅的猜疑，回过头呆呆地看着他，许久后蹦出一句：“咋咧？”

赵天佑板起面孔说：“收详细一点，质量不过关的一两都不能要，谁敲我的饭碗我砸谁的锅！”

梅梅显然误解了他的话，转过身背对着他说：“你要不放心就找别人，我咋个不详细？我哪一点砸你的饭碗？你看我不顺眼就直说，你有钱，城里的洋娃娃多着哩，要找就找去，我不拦你！”

尿

赵天佑知道梅梅误会了，便抱怨道：“你啥时也学会胡乱拐了！你知道我压力多大？我心里烦也只能找你说嘛！”

梅梅回过身来，说：“你有啥压力？钱多得没处花了，操心得睡不着咧，想别的女人了吧？”说着又莞尔一笑，娇嗔地说，“你敢在外面乱找女人，当心我拔了你的东西！”说着做了一个拔桩摘茄子的动做。

赵天佑嘿哧一笑，一把把她揽入怀中，叹道：“你就只操心我身上的那个祸害！我如今哪有这份心思，有你我就够了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大压力？开发区号召种药材，我担心到时候卖不出去咋弄哩！”

梅梅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是开发区的油辣子葱花子！你好好挣你的钱就行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啥？光棍不急和尚急。你在开发区算老几？”

赵天佑有点恼羞成怒，一把推开梅梅：“头发长见识短！你懂个啥？”

秋末冬初，第一场凌霜簿雾似的覆盖了中药材的绿色。柳沟河寒气袭人，人们忙碌着做窝冬前的生活准备。丰仓乡政府却一片热闹。李义龙荣升为文阳县副县长，刘长征接桌子续板凳，荣升为丰仓乡党委书记。双喜临门，喜煞了丰仓乡全体干部。他们在哀叹命不如人的情景下，没有忘记策划一场盛况空前的庆贺宴会。就在李义龙即将走马上任副县长的前一天晚上，丰仓乡全体干部为高升的两位领导举行庆祝宴会。赵天佑也被特邀参加。宴会沿袭传统的一菜一汤：手抓羊肉和云水大曲。宴会厅设置在乡政府的会议室，几张旧桌子拼成临时宴会台。夜幕初降，热腾腾的手抓羊肉就摆上桌子。众人呼啦一下挤满会议厅，各自寻找合适位置坐了下来。有人迫不及待地吸溜起鼻子对手抓羊肉评质论味。

李义龙最后一个进入宴会厅。他在刘长征的陪同下缓步进来时，众人齐茬茬地站起身，哗地鼓起了掌。李义龙向大家挥了挥手便坐了下来。

刘长征率先起身，他似乎明白，此时此刻的祝贺辞不宜发表得过长，于是便简要地说了几句祝贺李义龙荣升的客套话后，率先端起了杯子。

埋头不语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，盘子里的羊肉块子便所剩无几。有人擦了擦油手端起杯子给李义龙敬酒祝贺。李义龙眉头眼儿都是笑，站起身说他最近患了胆结石，医生说滴酒不能沾，只能象征性地举举杯。

“随量随量！”众人一呵声表示理解，但千篇一律的恭贺敬意是不能省略的。大家心照不宣：当了县级干部得注意形象，用文阳土语说叫做“家口要摆正”，当然不能再像科级干部那样不分场合地点，爱吃就吃，爱喝就喝。许多人面对这一痛苦的转变不得不找出各种理由，但不管如何样的理由，总能被同仁们心照不宣地理解。

大家给李义龙的敬酒虽成为礼节性的程序，但仍然群情激

昂。刘长征便成了真喝实干的重点。他因刚升为党委书记，喝得也有点遮遮掩掩半推半就，大大有别于往日的豪放，当被人捏着鼻子灌了一杯后擦着嘴说：“我有痔疮我有痔疮！”

有人戏道：“痔疮算啥病！十男九痔，连屎屁眼娃娃都有，你没听说过‘有痔（志）不在年高迈，无痔（志）百岁也无能’嘛！先喝上，我们今天只对‘上’负责，不对‘下’负责！”

俗话说恶虎难挡群狼，刘长征执拗不过，又被灌了一杯，呲牙咧嘴了一阵，站起身端起酒杯，恢复了一如既往的风度，调侃地说：“来！喝就喝，精脚过河呢还怯鳖嘛！”遂端起杯子一阵回敬，几个“酒枣儿”顿时蔫了下来。

老实人王富贵拉不开情面没敢多推辞，连喝了几十杯，一脸苦相地咧嘴抹下巴。

李义龙的兴头也被煽火起来，提出以茶代酒与大家同乐同贺。大家齐声喝彩忽啦响应。一阵杯光斛影，几个“八两级”的主力人士不一会就失去风度，嘴里拉三鞭四车轱辘话来说。

赵天佑第一次出席这样隆重的官方宴会，接受了几杯敬酒后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冷眼观阵。好多人对他不是很熟，莫敢大胆妄为，仿佛身处被遗忘的角落。

李义龙的出场使空酒瓶明显增多，局面很快趋于混乱，敬酒也失去方向，高手们开始互相激将较劲。王专干趁机拉起赵天佑，说：“这是咱的农民经理，真正的‘酒家’，拳高量大人稳当，有本事的伸手较量较量！”

话音刚落，众人才像发现了金元宝似的，几只手齐刷刷地伸了过来，有人伸出指头来要划拳比高低。

赵天佑跟大家不是很熟悉，有点怯场不敢应手，客客气气地说自己喝不成。李义龙鼓励道：“放开整，别怕，这几位是蚂蚁叼瓜子哩全凭嘴劲！”

王专干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：“伸手！我保证不出三个会合，你就能把他们斩于驴下！”

刘长征醉惺惺地看了一眼王专干，咧嘴蹙鼻地说：“没文化！连个成语都用不正确！只听说过斩于马下，你今天来了个偷马换驴，啥意思？”

王专干得意地咧起嘴调侃道：“这几位是‘酒枣儿’，不配骑马，有个驴骑就待遇够高咧！”

刘长征头一歪，不屑一顾地从鼻腔里吭了一声：“蔫人自有蔫学问。”说着又伸出大拇指，“猫皮挂在墙上了，算个虎（胡）画（话）！老王，你思想解放，观念更新的快，有进步！”

王专干的话一下子激起几位骑驴级待遇者的情绪，非要和赵天佑现场比试，看究竟谁把谁斩于驴下！

赵天佑的拳技本是半瓶子水，那里是这班“酒精考验”的“油袖干部”的对手，一伸手就连喝六杯，急忙摇着手说：“不划了不划了，我甘拜下风！”

王专干又煽风道：“啥话嘛！只有战死的英雄，哪有吓死的好汉？来来来，接着来，正常现象，高手不赢一二三四五六七……”

赵天佑强打精神勉强应对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感到头重脚轻，一下子跌坐在凳子上。他朦胧中听见高手们评价他“喝酒亮豁，是个儿子娃”！他挣扎着想爬起来继续实践“油袖干部”对他的评价，但两条腿却软得不听使唤……

第二天早晌，赵天佑睁开惺忪的睡眼时，太阳已把乡政府大院染成了橘红色。他急忙爬起来，见自己昨晚睡在王专干的床上，床头一杯浓茶已经冰凉。他感到头晕眼花嗓子冒烟，便一口气喝完了凉茶，头脑顿时清醒了一些。屋子正中放着一个脸盆，里面有水有毛巾，便知道是王专干为他准备的，跳下床擦了把脸。

王专干端着两大碗热腾腾的臊子面进了门：“兄弟，老哥只有让你吃臊子面的本事，吃完再走！”

赵天佑难为情地说：“昨晚上喝醉了，给你老哥丢人了，

你甭笑话！”

“啥话嘛！不掏钱的瞎账酒把人喝醉是本事！丢的个啥人嘛！有人想喝醉还喝不上哩！”王专干嗔声怪气地说。

赵天佑肚子里空荡荡的，于是没客气，端起臊子面吃了起来。吃完抹了抹嘴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走了。”

赵天佑来到院子，见李义龙的办公室门开着，想顺便进去告个别，便走了进去。李义龙正在收拾东西，见他进来便急忙让座。他跟李义龙已很熟悉，说话也就很随便，刚坐下便戏说道：“李县长，以后可不要忘了我们，到时候别见了不认识？我们老百姓最怕伸出热热的手再凉凉地缩回来！”

李义龙看了看他，惊诧地说：“你啥时也学会说风凉话了？我是哪种六亲不认的人吗？”

赵天佑急忙改口说：“我是跟你说笑哩，今后还得请你多关照。”

李义龙回过头，深情地打量起他，口气诚恳地说：“我在丰仓乡工作多年，结识了你这么个真实可靠的好朋友。我本想走以前找你好好编一编，今天刚好你在，咱就好好聊一聊！”

赵天佑受宠若惊：“你有啥话就说，我是个农民，帮不了你大忙，但我的为人你放心：蒜窝子喝酒——盅大老实（石）！”

李义龙沉思了一阵说：“老实不是本事，有时候太老实会把事情搞砸。如今中药材市场竞争很激烈，市场到底咋变化很难预测，开发区种了那么多药材，到时候卖不出去怎么办？你我都是农民子弟，农民干啥都不容易……万一有个闪失，你我难脱责任呀。”

李义龙的话说在赵天佑的痒痒处，他忙接住话茬说：“就是就是！我也担心，谁把药能当馊饭吃？你不说我不敢说，既然话说开了我也说说。听说现在到处都在种，我就担心到时候卖不出去咋弄……”

“这你就鼠目寸光了，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？世界上有多少

人？柳沟河在地图上还没有针尖大，文阳县也就豆子那么大，整个秦岭山脉最多一个指头就能捂住。你能种多少？全世界每人用一根就能用掉一座山。我不是担心没有市场，我担心市场很大可咱们挤不进去。”李义龙见赵天佑没有正确理解他的话，就用宽慰的口气解释道。

“我这几年累够了，不想再折腾了，给你说实话，我的钱这辈子够花了，钱有多少是个够？我是命苦人，钱太多怕压不住，说不定要出邪事怪张子！”赵天佑消沉地说。

李义龙有点生气，说：“你咋还满脑子农民意识？小富即安，典型的小农经济的落后意识！都到啥年代了，你咋还抱着老沙锅不放？哎——难怪人家说咱们固步自封，狗肉上不了席面。连你这样头脑灵活的人也这样令人失望……”说着就颓然地靠在椅背上抽起烟。

赵天佑没想到他几句信口胡言竟让李义龙这般恼怒，急忙又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担心你撒手不管，别人要是故意找岔子把这事搅砸了！钱嘛……再多也不扎手，谁跟钱有仇？”

李义龙板起脸问他：“你有多少钱？如今百万富翁多得用鞭子赶哩！当然，钱是另外一回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活就要活个一声脆，活就要活个一声响。凡事不能只考虑自己，要有社会责任感。你想想，柳沟河在你的带动下家家过上了好日子，你心里的那个热乎劲他别人能享受到嘛？”

赵天佑低下头腼腆地说：“刚才我是随便说说，只要你说话还管用，我就一门心思好好干。不过，有麻烦还得找你。我咋总觉得你一走我没了主心骨……”

李义龙的脸色开始暖过来，打趣地说：“我又不是上天入地了！我还在县上嘛！开发区的主任还是我，咋能撒手不管？今天有件重要事想和你商量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忽地拉展脸，严肃地说，“你抽空去一趟广州，看望看望你天明哥。本来我打算和你一起去，但工作太忙，脱不开身，还是你一个人去吧。我